心理学探新 2026,Vol.46,No.4,299-305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我国古籍中“吃苦”的心理学探析*

赵晋国 周爱保
(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兰州 730070)

摘 要:吃苦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实践之中。研究依托《四库全书》古籍语料库,采用语义分析法对38269条与“苦”相关的语料进行系统梳理,旨在阐释“吃苦精神”所蕴含的多维心理结构。研究显示,吃苦精神在认知、情绪、意志、行为及道德领域呈现多维特征,涵盖身体劳累、砺学求索、情感忍耐、意志决心与责任承担五大类目。研究发现,吃苦精神虽植根于农耕文明语境,但其“韧性培养—价值内化—自我超越”的内在生成逻辑,为当代社会人格教育提供了新的范式。

关键词:“苦”;吃苦精神;四库全书;语义分析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26)04-0299-07

1 问题提出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都以“吃苦耐劳”的民族形象著称于世。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吃苦精神一直是中华民族赓续不绝的文化基因。“吃苦”原指品尝像胆汁或黄连一样味道的食物。自古至今,各种医典古籍都讨论过“吃苦”。在最早的《周书》和《诗经》中,已经有关于吃苦菜的记录。《本草纲目》也有记载,苦瓜能“除邪热,解劳乏,清心明目”。人类经过了漫长的自然选择,逐渐进化出了感受苦物、回避含有毒素的植物的能力,所以多数人天然、本能的排除苦物。正因为人们本能的排斥“苦”,所以才把“苦”从舌头的感觉引申到身心的不适上。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记载:“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吃苦”逐渐意指遭受痛苦、经受艰苦的过程和状态,卧薪尝胆遂被用来形容人吃苦自励,发奋图强。西汉刘向的《战国策·秦策》亦有记载:“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又有《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三引《汉书》:“孙敬字文宝,好学,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寝,以绳系头,悬屋梁”。自此,“头悬梁,锥刺股”的典故传颂千古。

作为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儒家文化包含的仁、义、礼、智、信、孝为先等内涵丰富的规范体系至今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着经久不衰的影响。作为儒家思想代表人物的孔子一生虽历经曲折坎坷,长期清苦贫寒,但也淡然处之。“以苦为乐”是孔子精神追求的经典表述,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安贫乐道”的核心价值(亓文香,2008)。孔子认为,以苦为乐是发自内心的精神享受,比物质享受更加重要(张传燧 等,2021)。而孟子以苦难为天命赋予的修行手段,提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强调通过身心双重磨砺实现人格升华与能力突破。荀子主张个体应持之以恒地汲取知识,做到“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以此实现自我提升和道德品质的升华,力求成为品德高尚的人(张昊,2016)。

道家学派的庄子也对吃苦精神有着独到的见解。庄子认为世俗的价值如财富、地位、权力都是苦的原因(张桂超,2024)。庄子言“苦”,是从天地万物自然运转的角度看待苦乐处境,而这更有利于崇尚世俗哲思的中国人在困境中舒缓痛苦的心境(刘笑敢,2008)。明末清初思想家颜元也提倡要正视人生中所遭遇的苦难,树立正确的苦乐观,需在深思熟虑中获取智慧,在不懈磨炼中培养勇气,以此达成人生的既定目标,实现人生价值。颜元反对“人生皆苦”的观点,针锋相对提出“苦即是乐”“苦尽乐来”“苦中作乐”的观点,指出苦难是人生宝贵的财富,是人成长过程中必要的历练(许宁,2020)。吃苦精神不仅被中国人视为安身立命之本,更将其视为个人道德修养与实现远大抱负的基石。

国内有学者认为“坚毅(Grit)”是与“吃苦精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2160202)。
通信作者:周爱保,E-mail:zhoulabpapers@163.com。

神”相同的品质(亓燕,2024)。坚毅被定义为一个人表现出对长期目标的毅力和热情的性格,包括兴趣的一致性和努力的坚持性(Duckworth et al.,2007)。但有研究表明,在非西方或集体主义环境中,兴趣的一致性子量表的可靠性系数较差(Disabato et al.,2019),并提出了与集体主义文化相匹配的三维坚毅理论(Kuruveettissery et al.,2023;Datu et al.,2017)。虽然中国的吃苦精神与西方的“坚毅”都强调面对困难时的坚持与努力,但二者在文化根源、人性认知、价值导向和实践方式上存在根本差异。这种差异尤其体现在对“自然属性”的态度上。吃苦精神强调通过自我克制实现既定目标,而西方的坚毅理论则主张通过“顺应自然”的潜能释放达成个人目标。所以,研究吃苦精神的心理学内涵,既是对西方坚毅理论的批判性补充,更是建构本土化心理学理论的重要尝试。

鉴于“吃苦精神”在中国人人格构成中的关键地位、丰富的内涵以及历史的连续性,研究致力于通过全面整理古代文献中关于“吃苦精神”的详尽记载,深入剖析其内在含义、外在表现形式以及社会作用,揭示中国人“吃苦精神”的独特发展历程。致力于回答以下核心问题:立足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具有本土解释力的“吃苦精神”心理学内涵和维度是什么?中国的“吃苦精神”与西方“坚毅”等相似概念存在哪些文化特异性?

2 研究方法

语义分析是一种通过识别概念使用中的共性来厘清其内涵的研究方法。该方法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尤其适用于澄清跨学科、高频使用却定义模糊的概念,是近年来发展出的一种兼具科学性与实践价值的新兴研究范式。国内学者已运用此方式研究探讨了古代汉语中“进取心”(李树杰,黄希庭,2021)、“智慧”(Li & Wang,2017),汪凤炎和郑红(2009)使用语义分析的方法深入总结并提炼出了中国传统中蕴含的“知而获智”这一哲学思想。然而,迄今为止,还未有学者用此方法进行“吃苦精神”的语义分析。吃苦精神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深邃意义以及贯穿古今的传承性,通过运用中国文化心理学的视角与语义分析的策略,深度检索并整理古代汉语中的相关语料库,不仅能全面理解古代汉语中“吃苦精神”这一概念的内在含义及其历史变迁,而且有助于洞察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吃苦精神的本质特性。本研究拟采用语义分析法探索古代汉语中“吃苦精神”这一概念的内在含义及其历史变迁,语料的整理分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步,语料库确定。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传承下来的典籍文献数不胜数。研究选取中国基本古籍库中的《四库全书》为语料库。中国基本古籍囊括了从先秦至民国时期的 1 万种历代经典名著及各学科的基础文献,分为 4 个子库、20 个大类和 100 个细目。其中《四库全书》是由 3400 余种典籍构建的立体话语场域,贯通哲学、历史、文学、科技等领域。

第二步,语料库检索。“苦”是吃苦精神的核心语义载体。在汉语中,“苦”直接关联生理或心理的艰难体验(如辛苦、痛苦、刻苦),是“吃苦”这一概念的词根。若仅检索“吃苦”这一现代短语,可能遗漏古籍中更丰富的表达。具体操作如下:首先,以“苦”为关键词,计算机检索“汉籍全文检索系统”中的《四库全书》,以“苦”为主题且语义相对独立的语句或段落,初步建构语料库。其次,利用 python 软件对原始语料进行简化、标准化整理。一是智能分句,利用正则表达式识别中文标点进行语义单元切分,同时过滤短句并校验上下文连贯性;二是实施语义筛选,通过直接匹配“苦”字精准提取目标语句;最后在结果输出阶段,将符合条件且含标点位置信息的语句按行结构化保存,形成语料库。最后,删除不以心理上的苦为主题的表述。例如药学典籍中“以苦泄之、以苦坚之、以苦泻之、口苦咽干”等表述,以及“哑子吃苦瓜”这类俗语。

第三步,语料库分析。首先,构建类目框架,避免数据的重复和理解的混淆。同时通过初步分析逐步构建出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的类目框架,确定各级类目的含义、分类依据及典型实例。其次,进行分析单元的划分,聚焦于以“苦”为核心议题的段落,组织 3 名研究人员,从指标与维度两个层面,对每个分析单元进行细致的分类。对于含义模糊或归类困难的个别语料,需特别标注并讨论。最后,实施信度评估,通过计算 3 名研究人员在各项指标与维度上归类的相互一致性,依据杨国枢等人(2006)提出的信度计算公式,得出各分类的评分者信度,符合语义分析的信度要求。

3 研究结果

3.1 《四库全书》中“苦”语料概况

经简化梳理,共得到 38269 条以“苦”为主题、语义相对独立的语句(含少量段落)。经过标准化整理之后形成的古汉语吃苦语料库简化后的语料

条，如图1所示。涵盖经部154条、史部11282条、子部8982条、集部17851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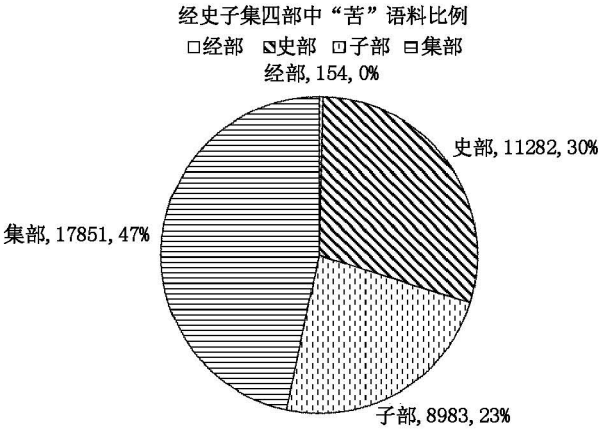

图1　经史子集四部中“苦”的语料比例

3.2　《四库全书》中吃苦精神的内涵

研究将古籍中检出的语料“苦”加以归类，呈现检出频次、评分者信度以及典型实例，并列出出处。在古代文献中，“苦”字广泛出现在《诗经》、《礼记》等经典著作中，用以描述味苦的植物或形容艰难困苦的环境，而后演化成一种心理感受，在知、情、意、行方面有相应的含义。在认知方面，“吃苦精神”意味着不断学习和探索未知的过程；情绪方面，“吃苦精神”是一种情感忍耐和心理坚韧。意志方面，“吃苦精神”是决心与意志，是面对艰难的目标和任务时，能够保持坚定的意志和决心，即使过程中遭遇困难。行为方面，“吃苦精神”表现为身体劳累和健康挑战。道德领域方面，“吃苦精神”是道德修养和责任承担。研究把古籍中检出的吃苦精神的语料，按照它们对“身体劳累”“砺学求索”“情感忍耐”“决心意志”和“责任承担”的符合情况加以归类，呈现五种指标的检出频次以及评分者信度，并列出典型实例，如表1所示。

表1　“吃苦精神”的语义分析结果

类目	频次	信度	实例	出处
身体劳累	10707	0.95	嗟子学虽劳，徒自苦骸筋。	《欧阳修集》4卷
			仰首羡日月，晨夕苦奔趋。	《全宋诗》3卷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全宋诗》562卷
砺学求索	4605	0.92	少时学问苦匆匆，弦诵光阴转手空。	《陆游诗全集》5卷
			勤苦读书终不补，未须墙角弃长檠。	《全宋诗》1115卷
			壮心未减从戎日，苦学犹如觅举初。	《陆游诗全集》4卷
情感忍耐	14028	0.93	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	《古诗源》4卷
			随俗治生终落落，苦心忧世漫区区。	《栾城》3集4卷
			一百五日寒食雨，风光别我苦吟身。	《元诗选》2集
决心意志	3541	0.93	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欢情。	《全唐诗》428卷
			明己行度如玉，不以苦乐易其志也。	《楚辞》2卷
			我生以来多忧患，劬劳筋骨苦志心。	《剑花室诗集》2卷
责任承担	5388	0.94	半以苦见疏，不言甘易坏	《全宋诗》1010卷
			能与下同甘苦，所至立功，未尝矜伐。	《旧唐书》161卷
			春秋刺上之过，而矜下之苦。	《春秋繁露》8卷

3.3　《四库全书》中吃苦精神的维度

维度属于概念的不同方面，是一种对概念的分类方法，区分概念的不同维度，可以加深对研究对象的进一步理解（程翠萍，黄希庭，2016）。研究分别从目的动机、需要层次和价值取向等角度，将吃苦精神划分出多种类别维度，并把古籍中检出的有关吃苦精神的语料按照其对各维度的符合情况加以归类，见表2。

表2　“吃苦精神”概念的维度分析

分析维度	分类维度	核心内涵与特征	典型例证与文献出处
目的动机	工具性吃苦	以实现具体目标和现实利益为驱动，强调吃苦的实用价值与工具属性	《曾国藩家书》：“之使人兴起，皆自耐烦吃苦中所得也”，强调耐心与毅力对个人成就的促进作用
	本体性吃苦	以自我提升与精神追求为导向，强调其对内在人格的塑造	《徐霞客游记》：“天险路远，风雪湍流…以寒暑饿渴为常”，展现为科学探索不畏艰险的内在驱动
需要层次	生存型吃苦	基于基本生存需求产生的被动应对，体现生物性适应机制	《小豆棚·杂言》：“人皆知作家計須苦喫苦挣”，反映家庭生计维持中的必要劳动付出
	发展型吃苦	指向自我提升与社会进阶的主动选择，具有目标导向性	《小豆棚·杂言》：“读书學問與夫立身行已俱不可不苦喫苦挣”，强调知识获取与品德修养需经历奋斗

续表 2

分析维度	分类维度	核心内涵与特征	典型例证与文献出处
价值取向	小我的吃苦	聚焦个人成长与自我完善，体现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	《宋史》载：“昼夜苦学，辄以水沃面”，通过个人奋斗突破生存困境
	大我的吃苦	超越个人利益，指向家国责任与天下情怀，具有道德升华属性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个人苦难体验升华为济世情怀

首先，根据目的动机的不同，可以将“吃苦精神”归纳为工具性吃苦和本体性吃苦。工具性吃苦是一种有目的地、有计划地选择并忍受困难和苦难以达到某种具体目标或追求更高层次的价值和目标的行为，强调结果优先，而本体性吃苦更多是一种基于人格锻造和效能转化的自觉、自愿的行为，强调过程优先。其次，不同人物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因为生存或发展的需要，表现出不同形式的吃苦精神。生存的苦是指个人或群体为了基本的生计和生存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发展的苦是指在超越了基本生存水平之后，为了实现更高的生活质量、职业发展、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而经历的困难和挑战。最后，按个体吃苦精神的价值取向，古籍中“吃苦精神”功能的描述可归纳为“小我的吃苦”和“大我的吃苦”两个层面。“小我的吃苦”指的是个体为了自身利益、满足个人欲望或达成个人目标而承受困难、挑战或苦难的行为或态度。“大我的吃苦”是指个体为了符合社会、道德或伦理规范，以及维护共同利益而承受困难、挑战或苦难的行为或态度。在吃苦精神的形成与实践中，目的动机、需要层次与价值取向构成动态协同的三元结构（见图 2），共同塑造个体吃苦精神中的心理图式与行为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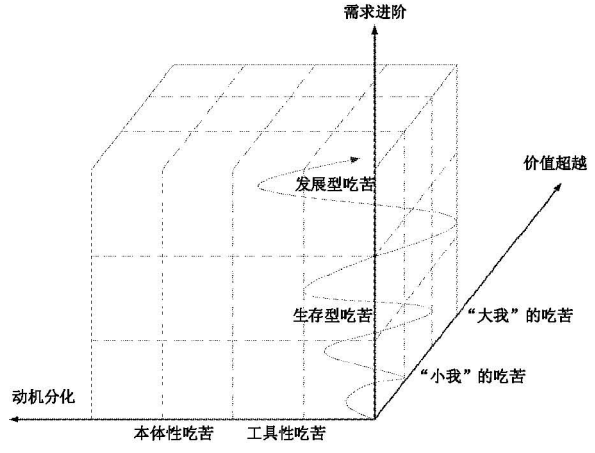

图 2 吃苦精神维度的三维动力模型

4 讨论

《四库全书》系统保存了“吃苦精神”概念的历时性意义网络，为解析“吃苦精神”的认知图式、情绪机制、意志品质提供了文化元编码。研究在《四库全书》的基础上，采用“分析者校正”原则，所有资料均由 3 位研究者完成分析任务，并针对资料分析进行信度检验，对出现的分歧通过讨论，达成编码员间的共识，透过具有信效度的资料对吃苦精神进行分析。研究中的语料分析由 3 位分析者依据统一的归类标准独立自主完成。为确保归类一致性和准确性，依据“分析者校正”原则进行资料的归类分析。研究归类一致性系数在 0.90 以上，表明此分析结果具有良好的信度（胡金生，黄希庭，2009）；在效度考量上，选择《四库全书》作为文本分析资料，保证了分析的有效性。

4.1 传统文化视域下吃苦精神的哲学根基与时代嬗变

吃苦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忍受困难和艰苦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思想。古代的“吃苦精神”与现代汉语中的“吃苦”在核心意义上是相似的，大都指的是在困难或艰苦的环境中忍受和坚持，为了达到某个目标或完成某项任务而付出超出常规的努力和忍受不适。在古代，“吃苦”往往与以下方面关联：（1）生活境遇：如困苦、疾苦、劳苦，涉及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挑战。在物质条件不丰富的年代，人们更多指的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承受的饥饿、贫困和劳作的艰辛。（2）认知态度：如苦学、苦思、苦心，侧重于对待学习和思考的态度及认知过程。（3）道德修养：如苦节、苦志、苦行，强调道德层面的自我提升和修炼。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个人修养和道德提升往往伴随着克制和自律（张金桃，2005），这个过程中的不适和挑战也被视为一种“吃苦精神”。

“吃苦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核心价值理念，其内涵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经历了历史性嬗变，呈现出动态的语义建构过程。从历时性维度考察，这一概念经历了从生存论层面的被动承受向实践论层面的主动选择的范式转换。在传统农耕文明语境下，吃苦精神主要表征为物质匮乏条件下的生存性体验；而现代性语境下，吃苦精神已演变为个体

通过主体性建构实现自我超越的实践理性。吃苦精神表现出的内涵维度的变化不仅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变迁，也彰显着中国文化特有的苦难哲学通过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在驱动力，实现向心理资本的符号化转换。

4.2　吃苦精神的三维动力模型：动机分化、需求进阶与价值超越

个体的吃苦精神既可能是源自于追求超越物质层面意义的本体理性驱动，也可能出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工具理性考量。工具理性驱动下的吃苦行为以效率计算为核心，将苦难视为换取物质收益的工具性代价，虽短期内激发行动力，却易陷入“存在性焦虑”的异化困境（何顺超，刘将，2019）；而价值理性主导的吃苦则超越功利维度，通过苦难体验锚定道德信仰、文化使命或自我超越，赋予痛苦以本体性意义，实现精神救赎与主体性建构。二者并非割裂对立，工具理性为价值追求奠基物质条件，价值理性则为工具行为注入意义自觉，其动态转化形成生存适应到意义升华的共生通道，既抵御现代性意义危机，亦推动个体从“被动忍受”向“主动创造”的生命境界跃迁。

吃苦精神在人类生命发展中呈现生存型与发展型双重形态。前者对应马斯洛需要层次中的匮乏性需求，体现为危机驱动的应激性承受，其本质是生命系统的自我保护机制，从而维持生存底线；后者则指向成长性需求，为了实现个人成长、追求目标和理想，展现为价值引领的主动性创造，通过痛苦体验催化认知突破。个体生命的本真意义在于谋求发展，这是人类生命状态的高级自我认知和永恒追求，也是生命价值的重要体现（张云飞，2003）。需要层次理论提供了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生存型吃苦和发展型吃苦的依据，这涉及到个体在不同层次需求上的优先次序和满足程度。为了生存吃苦通常伴随着紧张、焦虑和不确定性，个体可能处于应激状态下，采取的行动是为了应对当前的生存威胁，而不一定考虑长远影响。为了发展吃苦通常伴随着希望、目标和意义，个体可能更关注未来的成长和发展，愿意承受暂时的困难以换取长期的收益和满足感。

在吃苦实践中，个体通过具身化的“小我”磨砺实现独特性的自我建构，同时又在“大我”维度上将这种吃苦经验转化为群体共有的精神资产。“小我”作为个体在特定社会环境中与他人区别的标志，强调个人与周围社会关系的互动与分界。与此相对，“大我”则代表了一个更为广泛的自我概念，它以“小我”所属的群体作为界定自我的边界，并体现了包容性的自我认同（马晓华，郭元祥，2021）。“大我”和“小我”不是相互对立的二元价值等级结构（钱文亮，2024）。中国人在成长与社会化的进程中，不断地通过自我完善、自我超越和自我转化，最终实现个人（小我）与集体（大我）的和谐统一。这种动态统一的实现机制包含三个维度：在时间维度上，吃苦经验通过代际传递完成从个体记忆到集体文化基因的转化（廖宇婷，2024）；在空间维度上，特定群体的吃苦实践被符号化为全民族的精神标识；在价值维度上，原本属于个人品德范畴的吃苦精神，经由群体认同的再生产演变为社会共识。

吃苦精神并非先天禀赋，而是在动机分化、需求进阶与价值超越的交互中动态生成的生存智慧。动机分化、需求进阶与价值超越三者构成一个动态循环的成长系统。动机分化作为起点，推动个体从外在驱动向内在驱动的转变，为需求进阶提供初始动力；需求进阶则沿马斯洛需求层次纵向升级，从生存安全迈向自我实现，在此过程中积累的能量激发个体超越自我，追求社会贡献、文明传承等价值超越；而价值超越又反哺动机系统，将使命感转化为新的内在驱动力，重新定义需求目标，形成从动机更新到需求跃迁，再到价值重构的螺旋上升循环。这一模型揭示了吃苦精神是通过内外动能的转化、需求层级的突破与价值维度的升华，转化为持久成长的燃料，最终实现从“被动承受”到“主动创造”的生命进化的核心逻辑。

4.3　吃苦精神的文化特异性

“吃苦精神”在英文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确切表达。西方心理学家在心理弹性、勤奋和坚毅等相近变量上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这些变量虽然概念相对清晰、理论相对完整，但它们在内涵、文化背景、社会功能和应用范围上存在显著差异。

心理弹性（Resilience）作为超越困难环境的能力，在逆境中具有适应性和持续功能（Masten，2001），能够调节心理资源（Connor & Davidson，2003；Luthar et al.，2000）。心理弹性（Resilience）将逆境视为需通过保护性因素消解的负面事件，其核心是应激反应中的动态适应能力，是一种反应性自我调节的形式（Gardner et al.，2008）。而吃苦精神则深嵌于中国的文化传统，赋予苦难道德修炼意义。心理弹性聚焦短期应激恢复，可以依赖外部干预技

术重建心理稳态，本质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性能力；吃苦精神则强调终身性的德性养成，通过主动承受苦难实现“动心忍性”的生命境界跃升。前者以效能优化为目标导向的适应性提升，后者则以境界超越为终极关怀的生命意义重构。

勤奋（Industriousness）被定义为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持续行动的能力（Roberts et al.，2014）。有研究显示，勤奋与基于积极或消极情绪驱动的行为之间重叠最小（Erbes et al.，2011），这表明勤奋的情感成分相对较弱。相比之下，吃苦精神则包含了情感忍耐这一维度。此外，勤奋是生物进化赋予人类的适应性行为储备，遵循刺激、反应和强化的基本逻辑；吃苦精神则是文明演进中生成的文化操作系统，通过苦感转换实现精神资本积累。这种分野不仅揭示这两种行为特质的文化特异性，更映射出人类应对困境时的以神经可塑性为基础的生物适应和以符号系统为载体的文化建构的两种模式。

虽然吃苦精神与西方的坚毅（Grit）都强调面对目标时的坚持与努力，但这两个概念在文化根源、人性认知、价值导向和实践方式上存在根本差异。就文化根源而言，吃苦精神强调道德人格的完善；而西方坚毅理论更侧重个体潜能的激发与实现，聚焦目标效能的达成。吃苦精神通过“苦其心志”的自我锤炼实现生命境界的提升，本质是德性养成的过程性存在；而坚毅理论将坚持品质视为可测量、可训练的心智特质。

综上所述，西方国家与吃苦精神相类似的心理弹性、勤奋、自我效能等人格特质与中国传统语境下吃苦精神的内涵有所差异。西方理解和践行的与吃苦精神类似特质可能更多地含有尊重个人的正当权利、重视自由探索的乐趣和个体的独立性、自主性的价值取向等内涵。而吃苦精神以道德内驱力为核心动力，将苦难视为德性修炼的契机而非单纯需克服的障碍。它通过主动承受与转化苦痛实现精神资本的积累，强调集体伦理约束下的生命境界跃升。

5 结论

研究以《四库全书》为例探析我国古籍中吃苦精神的心理学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学术层面，通过构建本土化的吃苦精神理论模型，不仅弥补了西方心理学理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局限性，也为古籍研究提供了心理学解读的新范式；同时采用语料库语言学与文本挖掘技术，结合量化分析与质性解读，揭示出吃苦精神在认知、情绪、意志等多维度的语义结构及其内在生成逻辑。在实践层面，研究既能为当代青年抗挫折教育和职业心理素质培养提供传统文化资源，又能在“躺平”“内卷”等社会现象背景下，通过创造性转化传统吃苦精神的积极内涵来引导健康的社会心态。此外，通过对比中西相关心理概念的异同，促进文化心理学的跨文明对话，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提供实证支持和方法论借鉴。

参考文献

程翠萍，黄希庭.（2016）.我国古籍中“勇”的心理学探析.*心理科学*，*39*（1），245－250.

何顺超，刘将.（2019）.“互联网＋教育”浪潮中教师教育理性的偏向与复归.*中国教育学刊*，（4），73－77.

胡金生，黄希庭.（2009）.自谦：中国人一种重要的行事风格初探.*心理学报*，*41*（9），842－852.

李树杰，黄希庭.（2021）.《四库全书》中进取的心理学指标和维度初探.*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7*（1），144－153.

廖宇婷.（2024）.“个体”与“集体”：记忆诗学轴心范式及其问题性.*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2*（4），219－226.

刘笑敢.（2008）.庄子之苦乐观及其现代启示.*社会科学*，（7），12－22，189.

马晓华，郭元祥.（2021）.历史精神的教育意蕴及培育.*教育研究与实验*，（6），1－10.

亓文香.（2008）.由《论语》所出典故词语看孔子思想和言语风格.*中华文化论坛*，（1），81－84.

亓燕.（2024）.探究外语学习中教师支持和坚毅品质间的调节中介机制.*当代外语研究*，（5），150－162.

钱文亮.（2024）.当代中国的“纯文学”体制与“群文系统”组织论纲.*文艺争鸣*，（5），44－51.

汪凤炎，郑红.（2009）.“知而获智”观：一种经典的中式智慧观.*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4），104－110.

许宁.（2020）.批判实学发微—颜元哲学的精神旨归.*东岳论丛*，*41*（7），78－84.

杨国枢，文崇一，吴聪贤，李亦园.（2006）.*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下*（第13版）（pp.663－666）.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张传燧，赵娟，赵雯.（2021）.“时习之说”：《论语》的教学“乐”境及其实现.*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6），65－69.

张桂超.（2024）.乐之真：庄子之乐的独特意蕴.*心理学探新*，*44*（2），99－105.

张昊.（2016）.荀子教学方法论的当代教育启示.*中学政治教学参考*，（36），64－65.

张金桃.（2005）.儒家修身观及其现代意义.*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3)，323－327.

张云飞.(2003).呼唤生命教育.社会，(3)，1－4.

Connor, K. M., & Davidson, J. R. T. (2003). Development of a new resilience scale: 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Depression and Anxiety*, *18*(2), 76－82.

Disabato, D. J., Goodman, F. R., & Kashdan, T. B. (2019). Is grit relevant to well－being and strengths? Evidence across the globe for separating perseverance of effort and consistency of interes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7*(2), 194－211.

Datu, J. A. D., Yuen, M., & Chen, G. (2017).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Triarchic Model of Grit Scale (TMGS): Evidence from Filipino undergraduate studen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14*, 198－205.

Duckworth, A. L., Peterson, C., Matthews, M. D., & Kelly, D. R. (2007). Grit: Perseverance and passion for long－term goal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2*(6), 1087－1101.

Erbes, C. R., Arbisi, P. A., Kehle, S. M., et al. (2011). The distinctiveness of hardiness, positive emotionality, and negative emotionality in National Guard soldier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5*(5), 508－512.

Gardner, T. W., Dishion, T. J., & Connell, A. M. (2008). Adolescent self－regulation as resilience: Resistance to antisocial behavior within the deviant peer context.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6*(2), 273－284.

Kuruveettissery, S., Gupta, S., & Rajan, S. K. (2023).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validation of the three dimensional grit scale. *Current Psychology*, *42*(7), 5280－5289.

Li, H., & Wang, F. (2017).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the wise personality: A free classification approach.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45*(11), 1879－1888.

Luthar, S. S., Cicchetti, D., & Becker, B. (2000). The construct of resilience: A critical evaluation and guidelines for future work. *Child Development*, *71*(3), 543－562.

Masten, A. S. (2001). Ordinary magic: Resilience processes in develop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3), 227－238.

Roberts, B. W., Lejuez, C., Krueger, R. F., et al. (2014). What is conscientiousness and how can it be assess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0*(5), 1315－1330.

The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Chiku in Chinese Ancient Books

Zhao Jinguo　Zhou Aibao

(School of Psycholog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Abstract: The spirit of Chiku,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long historical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study, relying on the ancient book database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Four Sections, systematically combs through 38,269 pieces of data related to "Ku" using the concept analysis method, aiming to explain the multi－dimensional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contained in the spirit of Chiku.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pirit of Chiku presents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ields of cognition, emotion, will, behavior, and morality, covering five categories: physical fatigue, diligent study and exploration, emotional endurance, willpower and determin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assump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although the spirit of Chiku is rooted in the context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ts internal generation logic of "resilience cultivation－value internalization－self－transcendence"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for contemporary social personality education.

Key words: chiku; spirit of chiku; sikuquanshu; semantic analysis